

# 魏晋蝉赋与文士人格

李 璐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蝉进入文学视野很早,但其繁荣得益于魏晋时期的赋,以曹植、傅玄、傅咸、陆云为代表的所作之蝉赋,以蝉喻人,深刻表现了魏晋文士的精神风骨和高洁人格,在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

[关键词] 魏晋文士;蝉赋;高洁人格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4)03-0070-04

## Cicada Ode and Characters of Men of Letter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LI Lu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cicada entered into literary vision very early, but its boom benefited from the odes of Wei-Jin period. Compared cicada to human, the odes to cicada written by many man of letters represented by Cao Zhi, Fu Xuan, Fu Xian and Lu Yun deeply displayed the strength of spirit and noble characters of man of letters living in Wei-Jin period, so they have special value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Key words:** man of letter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odes to cicada; noble character

蝉是中国古代先民的图腾,也是最早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昆虫之一,它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文化的内涵。因为社会的发展,秦汉到魏晋的文人作品中出现了明显的咏物意识,喜好逐渐偏向身边之景、微小之物,大量描写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琴棋书画、配饰用具等的作品问世。《全魏晋赋》148位魏晋作者664篇赋中,专题描写昆虫的高达22篇,文人情感物化的转移和倾注,使昆虫人格化成因有了追溯的缘起,其中的咏蝉赋奠定了后世蝉文化的基础。《历代赋汇》保存的魏晋时期完整蝉赋有曹植的《蝉赋》、傅玄的《蝉赋》、傅咸的《粘蝉赋》、《鸣蝉赋》、陆云的《寒蝉赋》,另外有残篇7篇,佚1篇。本文力图从这5篇专题咏蝉的赋作来剖析魏晋文

士的人格特征。

### 一 曹植《蝉赋》与魏晋文士的人生悲剧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第四子,曹丕弟,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生于父辈征战的乱世,是我们熟悉的一个悲剧性人物。曹植的一生充满戏剧性,东征西讨的童年生活,增长了曹植的军事思想,培养了他建功立业的远大理想。他是邳下文人的领袖,是曹操引以为傲的儿子,天资聪颖却因恃才傲物而失宠,出生高贵却被迫害遭遇手足相残。他的诗赋创作伴随他大起大落的人生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作为其后期咏物赋之典型的《蝉赋》就是借言蝉而言己,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如蝉般

收稿日期: 2013-10-13

作者简介: 李 璐(1983-),女,湖南邵阳人,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清素之心和举步维艰,饱含人生沧桑之感。先看《蝉赋》:

唯夫蝉之清素兮,潜厥类乎太阴。在盛阳之仲夏兮,始游豫乎芳林。实澹泊而寡欲兮,独怡乐而长吟。声皦皦而弥厉兮,似贞士之介心。内含和而弗食兮,与众物而无求。栖高枝而仰首兮,漱朝露之清流。隐柔桑之稠叶兮,快闲居而遁暑。若黄雀之作害兮,患螳螂之劲斧。冀飘翔而远托兮,毒蜘蛛之网罟。欲降身而卑窜兮,惧草虫之袭予。免众难而弗获兮,遥迁集乎宫宇。依名果之茂阴兮,托修干以静处。有翩翩之狡童兮,步容与于园圃。体离朱之聪视兮,姿才捷于猕猴。条罔叶而不挽兮,树无干而不缘。翳轻驱而奋进兮,跪侧足以自闲。恐余身之惊骇兮,精曾睨而目连。持柔竿之冉冉兮,运微黏而我缠。欲翻飞而逾滞兮,知性命之长捐。委厥体于庖夫,炽炎炭而就燔。秋霜纷以宵下,晨风冽其过庭。气懔懔而薄躯,足攀木而失茎。吟嘶哑以沮败,状枯槁以丧形。乱曰:《诗》叹鸣蜩,声嘒嘒兮。盛阳则来,太阴逝兮。皎皎贞素,侔夷节兮。帝臣是戴,尚其洁兮。<sup>[1]</sup>

文学的生态离不开社会的土壤,按社会阶层进行区划,曹植属皇室中人,这是魏晋社会生态最顶层的部分。在这个金字塔的顶端,处处是残酷的权力之争。曹植身陷政治囹圄,是储君之争的直接牺牲品。这种局面,与蝉何其相似?故而曹植选择这样一只微小却意义深远的昆虫,三言两语勾勒出了“知性命之长捐”的必然结局,其原因在于和蝉类似的生态环境,只会导致这样的惨剧。

蝉所处的环境使它无法逃避,只有一死。树上有黄雀、螳螂,空中有蜘蛛,地下有草虫,处处危机四伏,处处是险恶陷阱。即便躲入花园,却躲不过狡童的袭击。即便没有种种意外,却依旧会随着秋霜下降,终归枯槁而丧形。曹植自身亦是如此。兄长曹丕先是视他为登基最大障碍和竞争对手,欲除之而后快;登基后对他进行多次异地发配,安置监督官看守其一举一动。如果不是其母亲干涉,曹丕早就会寻理由杀了曹植。曹丕死后,其子继位,同样对这位皇叔严加看守,直至曹植在41岁的壮年时期,生生抑郁致死。

曹植是争帝的牺牲品,但这人生的悲剧却又促成了他卓越的文学成就。在这样一个有着传奇命运的人物笔下,各种事物均能助他表达“万物著我

之色彩”的横溢才华。微小的蝉印证了曹植悲剧的生命体验,这种无法逃脱的绝望,是曹植人生悲剧的总结。集万千迫害于一身,身后死神如影随形,从高高在上到手足相残、远徙外放的巨大生命跌宕,曹植借蝉将生命体验汇进了无垠的文学世界。蝉也因曹植而刻上了文学史上高洁而悲情的人格印记,极大地影响了六朝咏物赋题材选取和抒情的方式。

## 二 傅玄《蝉赋》、傅咸《鸣蜩赋》与魏晋文士的人格历练

追求高洁的品质,养成完美的人格,是魏晋文士的普遍向往。而这样的人格需要经历苦难的洗礼和严酷的考验,加上不屈不挠坚强意志的不断历练才能得以实现。魏晋时期,傅氏父子的作品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过程。傅氏家族以其儒学传统而著称。在诗文创方面,以傅玄、傅咸父子成就最高。傅氏家族的性格及其文化特征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父子二人的昆虫赋以小见大,融情于理,对蝉在文学中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傅玄(217—278)是西晋初年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有《蝉赋》:

美兹蝉之纯洁兮,禀阴阳之微灵。舍精粹之贞气兮,体自然之妙形。潜玄昭于后土兮,虽在秽而逾馨。经青春而未育兮,当隆夏而化生。忽神蛻而灵变兮,奋轻翼之浮征。翳密叶之重阴兮,噪闲树之肃清。绿长枝而仰观兮,吸渥露之朝零。泊无为而自得兮,聆商风而和鸣。声嘒嘒以清和兮,遥自托乎兰林。嗟群吟以近唱兮,似箫管之余音。清击暘于遐途兮,时感君之丹心。<sup>[2]</sup>

傅玄写了大量的咏物赋,这是其中唯一一首写昆虫的赋。也正是这一首《蝉赋》,在晋代首倡蝉“纯洁微灵”的美好和“无为自得”之品质,概括了他所认为的蝉“化生”“神蛻”“奋翼”的过程,赞赏蝉之“丹心”。这首《蝉赋》暗合了傅玄的政治经历,他在入晋前后的境遇、地位变化较大,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傅玄祖上势单力孤,祖父傅燮在汉末兵乱中殉节,父亲傅幹虽机敏有谋,却在傅玄年幼时即离世。傅玄可谓幼年丧父,处境维艰,但他勤奋好学,于孤贫中成才,因博学而闻名。“入仕后,遭到何晏等人的打击而处于逆境。”<sup>[3]</sup>他在高平陵之变后,命运出现重大转机,司马氏对他关照有加,在随司马昭南征北战的过程中积累了高

官厚禄的基础,入晋后地位显赫。他是典型地由逆境走向顺境的人物,因而其作品中写蝉“潜玄昭于后土兮,虽在秽而逾馨”是有其深刻的人生体会在中间的,蝉如此,司马昭如此,傅玄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傅玄影响并带动了整个晋代借蝉托意的赋作大兴局面。傅玄之子傅咸(239-294)在晋武帝时袭父爵为清泉侯,历任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等职。他继承父亲儒术思想,为人正直,执法严峻,嫉恶如仇,推贤乐善。他有《鸣蜩赋》《萤火赋》《黏蝉赋》,体现了“赋微物”“物小而喻大”“触类是长”的原则。其《御史中丞箴序》有“余承先君之踪,窃位宪台”之句,因赋中有“台府之高槐”,“台府”可能就是指御史府。按照路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的看法,傅咸为御史中丞在元康元年。<sup>[4]</sup>《鸣蜩赋》极有可能作于其御史中丞任上,即元康元年(291)。该赋在咏蝉中寄托自己珍惜时光、正道直行的政治信仰。如《鸣蜩赋》:

有嘒嘒之鸣蜩,于台府之高槐。物处阴而自惨,奚厥声之可哀?秋日凄凄兮,感时逝之若颓,曷时逝之是感兮?感年岁之我催。孰知命之不忧?咏梁木之有摧。生世忽兮如寓,求富贵于不回。且明明以在公,唯忠说之是与;佚履道之坦坦,登高衢以自栖。<sup>[5]</sup>

在位时写蝉,写出自己感悟时光有限,生命有极后,能够在仕途中正直行事,明明白白,中正不阿的自足情绪。从咏蝉到言志,通过时光这个人、蝉的共同媒介,表达着自己坚守的方向。在他的蝉赋中,欲达高洁之境,非经一番彻骨的磨砺和考验是无法真正实现的。

### 三 陆云《寒蝉赋》与魏晋文士的“至德”人格追求

高洁的向往,在道德层面的具体表现用陆云的“五德”来形容是再妥帖不过的了。“至德”人格在昆虫文学中的形成,也因《寒蝉赋》得以生发。陆云(262-304)是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三国吴时名将陆抗第七子,陆机之弟。晋武帝泰始十年(274),父陆抗卒,与其兄晏、景、玄、机分别统领父兵。16岁,举贤良。太康元年(281),吴平,举家迁往寿阳。太康十年(289),与兄陆机被征入洛,此后历任各职,永宁二年(302),为清河内史,故有“陆

清河”之称。他有托物言志的《寒蝉赋》,“序言蝉外有仪容,内有五德,君子法之,可以立身事君。然蝉缘木凄鸣,于侨居异乡的诗人之心戚戚焉,故作此赋。”<sup>[6]</sup><sup>182</sup>

#### 寒蝉赋并序

昔人称鸡有五德,而作者赋焉。至于寒蝉,才齐其美,独未之思,而莫斯述。夫头上有綏,则其文也。含气饮露,则其清也。黍稷不食,则其廉也。处不巢居,则其俭也。应候守节,则其信也。加以冠冕,则其容也。君子则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岂非至德之虫哉!且攀木寒鸣,贫士所叹,余昔侨处,切有感焉,兴赋云尔。

伊寒蝉之感运,近嘉时以游征。含二仪之和气,禀乾元之清灵。体贞精之淑质,吐口争口营之哀声。希庆云以优游,遁太阴以自宁。

于是灵岳幽峻,长林参差。爰蝉集止,轻羽涉池。清澈微激,德音孔嘉。承南风以轩景,附高松之二华。黍稷惟馨而匪享,踈身希阳乎灵和。

唳乎其音,翩乎其翔。容丽蜩蟴,声美宫商。飘如飞焱之遭惊风,眇若轻云之丽太阳。华灵凤之羽仪,睹皇都乎上京。跨天路于万里,岂苍蝇之寻常?

尔乃振修綏以表首,舒轻翅以迅翰。挹朝华之坠露,含烟燿以夕餐。望北林以鸾飞,集樛木以龙蟠。彰渊信于严时,禀清诚乎自然。

翩翾微妙,绵蛮其形。翔林附木,一枝不盈。岂黄鸟之敢希,唯鸿毛其犹轻。凭绿叶之余光,哀秋华之方零。思凤居以翹踈,仰伫立而哀鸣。

若夫岁聿云暮,上天其凉,感运悲声,贫士含伤;或歌我行永久,或咏之子无裳。原思叹于蓬室,孤竹吟于首阳。

不衔子以移身,不勤身以营巢。志高于鸛鹄,节妙乎鷗鵂。附枯枝以永处,何琼林之迴脩。惟雨雪之霏霏,哀北风之飘飘。

既乃雕以金采,图我嘉容。珍景曜烂,晔晔华丰。奇倖黼黻,艳比袞龙。清和明洁,群动希踪。尔乃缀以玄冕,增成首饰。纓蕤翩跹,九流容翼。映华虫于朱袞,表馨香乎明德。

于是公侯常伯,乃纒紫黻,执龙渊,俯鸣佩玉,仰抚貂蝉。饰黄庐之多士,光帝皇之侍人。既腾仪像于云闕,望景曜乎通天。迈休声之五德,岂鸣鸡之独珍。聊振思于翰藻,阐令问以长存。

于是贫居之士,喟尔相与而俱叹曰:寒蝉哀鸣,其声也悲。四时云暮,临河徘徊。感北门之忧殷,叹卒岁之无衣。望泰清之巍峨,思希光而无阶。简嘉踪于皇心,冠神景乎紫微。咏清风以慷慨,发哀歌以慰怀。<sup>[6]183</sup>

太安元年(永宁二年),即公元302年,“陆云四十岁,外任,愁思转多,欲作十篇许小赋以忘忧”<sup>[7]</sup>,《寒蝉赋》即作于此时。《寒蝉赋》写蝉,实为自况。序言及自身“侨处”,含有自己的流离之感,因而抒发迁徙之悲。正文以蝉为线索,以蝉之“德”为核心,展开描述与议论。先言“蝉之德”是“文、清、廉、俭、信”,“其五德之美,推己及人之情怀,思琼林而不得之哀鸣”,<sup>[6]182</sup>正是作者自我人生的写照。

“五德”也应当成为魏晋君子所应效仿的对象。后言“蝉之悲”,一方面借咏蝉歌颂贫士的美好品质,一方面又借蝉之哀鸣写贫士的伤怀,蝉“天生高贵、品格高洁、姿势轻盈、高瞻远瞩且淡泊名利、所求无多”的品质与贫士含伤相照应,蝉感运悲声的内涵便格外生动与深刻,成为隐士固守穷节的写照。再言“蝉之用”,发自己的感慨,志存高远,惟求一枝,时光流逝,不得其志,从而产生王业艰难之感。最后以困顿之叹结尾,这也表明了作者意隐于言外、欲言又止、进退两难的矛盾心态,留下了文学审美的空白。还有赋中那些闪亮的词句,歌颂贫士们大气、珍贵的思想,文笔如蝉之美、之丽、之精彩,成就了不可磨灭的道德光华。

#### 四 傅咸《粘蝉赋》与魏晋文士的忧患意识

傅咸还有一篇《粘蝉赋》,这是一篇句句包含危机意识的赋作,写蝉悠然长吟而被人轻易捕捉的事,以蝉为喻,告诫世人,暗含深刻的人生哲理。文中讲述傅咸在自家庭院前无意识地发现了蝉,命人粘捉,轻而易举将其捕获。故事看似随意拈来,实则体现了诗人对自身所处和蝉类似的生态环境的浓重忧患。“匪尔命之遵薄,坐偷安而忘危。嗟悠悠之耽宠,请兹览以自规”,<sup>[6]1551</sup>一句就阐述了得意自满必致危难的道理。这中“自规”之举提醒自己,也让读者引以为戒。

庄子“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典故流传到西晋早已广为人知,这一哲学上令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晋文士人格中忧患意识的形

成。傅咸这两篇与蝉相关的赋作体现了不一样的情感寄托。蝉作为自然界的昆虫,其生物本身属性是不具备任何情感指向的。但因为有傅玄父子相继对蝉意象的不断探究、融合,才让蝉有了鲜明的西晋文士人格和完整的情感蕴含。

总之,魏晋蝉赋浸透了文人的伤感气质,他们在对悲秋母题再次咏叹的同时,惊觉于时光之匆匆,将生命意识提到了更高的层次。庄子“认为生命的和谐自由和平等是最高的审美境界”,<sup>[8]</sup>因而引发魏晋文士对高洁之德高山仰止般的膜拜,这种崇敬始于从污浊中奋翼,有清洁而高远之志的蝉。也唯有通过蝉的文学启发,意识到了忧患,才懂得珍惜时岁。

通过体物而作的蝉赋,基本代表了文士们在魏晋时期的创作心态,管中窥豹,也或多或少打上了这个时代追求高洁的人格烙印,不仅在赋这一文体上,更是将这充盈人格特征的文学意象,扩展到诗、词、小说等领域,极大地影响了后世昆虫文学的发展。

#### 参考文献:

- [1] 曹 植. 曹植集校注[M]. 赵幼文,校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93.
- [2] 傅 玄.《傅子》校读[M]. 严可均,校辑. 高新民,朱允,校注.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204.
- [3] 魏明安,赵以武. 傅玄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365.
- [4] 赵逵夫,杨晓斌. 历代赋评注[M]. 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0:241.
- [5] 陈元龙. 历代赋汇[M]. 影印本.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550.
- [6] 刘运好. 陆士龙文集校注[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 [7] 俞士玲. 陆机陆云年谱[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249.
- [8] 颜翔林. 敬畏生命:庄子美学思想的逻辑构成[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5):80-85.

责任编辑:黄声波